

第一章 得了個便宜兒子

「奶娘，奶娘……」

已是金秋九月時節，天氣卻還是熱得讓人受不了，滿頭大汗的池輕歌挺著大肚子坐在房檐下，一邊撫摸著肚子，一邊喘著氣。

懷著身孕的身子體溫特別高，她全身燥熱難受。

再兩個月她就要生了，這本該是一件令人快樂又期待的事情，可她卻怎麼也開心不起來，有的只是無盡悲傷。

這孩子本該在三皇子府眾人的期待中誕生，成為最尊貴的皇孫，如今卻必須在沒有任何人祝福的鄉野出生，叫她如何不悲傷？

「夫人，怎麼了？是不是小主子又踢您了？」到後院水井打水的奶娘蘇嬤嬤吃力的提著一桶水朝她疾步前來。

「不是，奶娘，我很熱，給我一杯涼白開。」池輕歌扯著袖子擦拭額頭上的熱汗，「好熱。」

「夫人，不能喝涼白開，對孩子不好。」蘇嬤嬤放下手中水桶，向前心疼地替她擦汗。

「可是我整個人很不舒服……又燥又熱。」

蘇嬤嬤拿過一旁的團扇彎腰替她搗風，「夫人，為了孩子，忍耐一下，等孩子生下來，您要喝多少，嬤嬤都讓您喝。」

聽到這話，池輕歌的眼淚就掉了出來，「忍忍忍，奶娘，我還要怎麼忍？連個未出世的孩子妳都要我忍……我一輩子就這麼忍忍忍嘛！」

看到她掉淚，蘇嬤嬤趕緊用帕子替她將眼淚擦掉，心疼的哄著她，「夫人，別哭，哭了，不只孩子會不舒服，對您人也不好。」

「奶娘，我不甘心啊，這孩子身分尊貴，可如今……我不甘心啊……」一說到這事，池輕歌的淚水就像是斷了線的珍珠一樣掉個不停。

「夫人，不甘心也好過一死兩命啊，您若是出事，叫老奴怎麼有臉去見死去的姨娘？」蘇嬤嬤語帶哽咽的哄著，「為了姨娘，夫人您一定要堅強。」

「奶娘，妳別哭，我現在只有妳了，妳若是出什麼事情，那才真叫我絕望。」池輕歌反過來安慰奶娘。

「夫人，小主子再兩個月就出生了，我們兩人都要堅強，千萬不能被眼前的困境打倒。」蘇嬤嬤見池輕歌點頭，也收拾好自己低落的心情，「夫人您餓了吧？老奴去將餅弄熱，讓您填填肚子。」

池輕歌落寞地看著奶娘的背影，眼淚又不受控制的掉下。

她是當今三皇子莫叡雋的正妃，應該是個風光的身分，卻活得像見不得光的老鼠一樣，淪落至此，只能隱姓埋名謊稱自己丈夫戰死，腹裡的孩子是個遺腹子。

若是可以，當初她寧願稱病也不會出席那場宮宴，那樣就不會遭人設計跟三皇子有了夫妻之實。

她是受害者，可眾人皆認為是她設計了三皇子，這不實的傳言迅速傳遍整個京城，讓本來在家中就沒有地位的她，日子更是不好過，被主母關進了柴房，姊妹

們以及主母日日到門外對她謾罵唾棄。

自古失貞的女人只有兩條路可走，一是自盡，二是當道姑。

她本已選好了最終的道路，沒想到在她決定自盡前，皇帝下旨賜婚。

婚禮前夕，她發現自己懷上了三皇子的骨肉，當下她曾經慶幸皇帝賜婚，救了她跟腹中的孩子，讓孩子不用跟她一起到陰曹地府受刑。

可她萬萬沒有想到，大婚當晚三皇子並未進到新房，第二天一早，一名看起來十分精明的管事嬤嬤帶著丫鬟來到新房，語氣鄙夷的表示，三皇子命她即刻啟程離京，到距離京城千里之遙的崇樺縣別院，同時告知她，三皇子即將娶身為丞相女兒的青梅竹馬許綦兮為平妻，沒有三皇子的命令，她永遠不許回京。

她本欲請管事嬤嬤轉告三皇子她有了身孕，不要送她走，可蘇嬤嬤卻拉住她搖頭，讓她別說了，看三皇子的態度，只怕說了也沒用，她只好將這消息吞進腹中。可哪裡知道，她們在護衛的護送下搭船北上離開京城，半路上卻遇到一群假扮漁夫的水賊，問了他們是哪戶人家的船後，二話不說跳上船拔刀大開殺戒，更指名要她的命。

即使她是個不受寵的皇子妃，也是皇帝賜婚的，奉命護送她到別院的護衛若是沒有完成交代的任務，回去是要遭到懲處的，當即與殺手展開一場廝殺。

船上瞬間刀光劍影，血染整艘船隻，蘇嬤嬤趁亂護著她來到船底，從一個通風的小窗跳河水遁，順著水流一路往下游游去，直到遇上一艘商船救了她們。

獲救後，她要蘇嬤嬤趕緊給三皇子送信，蘇嬤嬤卻想到了另一種可能，猜測那些人是三皇子派來殺她的，因為她的存在擋了他娶丞相女兒許綦兮為妻的路。

劫後重生的她為免再度陷入險境，聽了蘇嬤嬤的勸，為了腹中的孩子，決定隱姓埋名把孩子生下。

她跟蘇嬤嬤在恩人的幫助下，一路南下輾轉來到蘇嬤嬤的家鄉——梅平縣安豐鎮的錦山村。

池輕歌每每想到這事，眼淚就不由自主的掉下。

就在她要抬手擦掉淚水時，右腹突然傳來一陣胎動，光滑的肚皮上撐起一個像小拳頭似的突起。

看到這突起，她漾出一記柔美慈愛的微笑，手心貼著那小包慢慢地撫摸，像是在跟他握手似的。

她柔聲對著肚皮說：「小寶貝，是不是心疼娘，在安慰娘？放心，為了你，娘會堅強的。」

看著不時突起一個小包的肚子，池輕歌撫摸著肚皮，想著這孩子生命真的是很強韌，歷經殺手追殺、跳河，在水中飄盪半天，舟車勞頓輾轉來到錦山村，這一路上幾乎沒有休息過，孩子卻還是緊緊依附著她，安安分分的待在她的腹中，並未有任何的不適。

池輕歌不是在一個眾人期待中誕生的孩子，母親在她五歲時便過世，嫡母又不願意在她身上花心思，身邊只有蘇嬤嬤盡心盡力在照顧她，這讓她自小便渴望著親情。

如今這孩子是她在世上唯一的親人，即使她對自己的遭遇感到忿忿不平與委屈，但看著愈來愈大的肚子，她開始對腹中的孩子有了期待，這是她的孩子，她一個人的孩子。

不知道是坐久了腳有些麻，還是腹中孩子今天特別好動，池輕歌感到有些不舒服，想著也許起來活動活動能舒服些，她扶著支撐屋頂的梁柱站起，卻不想才剛起身腿便一軟，叫都未能來得及叫一聲，整個人就朝前撲了出去重摔在地，圓滾的肚子更是直接著地，下腹陣陣發疼，猩紅的鮮血自腿間流出，染紅了整件衣裙。池輕歌的臉瞬間蒼白得可怕，痛苦的喘了幾口大氣，眼前一點點發黑，翻了翻白眼人就不動了。

蘇嬤嬤自廚房端著剛熱好的餅出來，看到這景象，嚇得驚聲尖叫，「夫人！」

疼，疼，說不出的疼，池輕歌只覺身體像是被撕裂一般，無法形容的痛蔓延至全身，折磨得她神智不清，疼得她感覺就要往生。

隱約間，好像聽到了有人在她耳邊喊著——

「醒了，太好了，醒了，用力，快點用力！用力……」

「啊——」

痛苦鋪天蓋地襲來，一記痛徹心扉的尖叫響起，緊接著是宏亮的哭聲劃破寧靜夜空。

「哇……」

不知過了多久，池輕歌悠悠轉醒，她吃力地眨著沉重乾澀的眼皮，想看清楚四周，只是當她看到屋裡的一切時，她懵了。

這是哪裡？

她再次吃力地眨著眼睛，顧不得眼中酸澀，睜大眼看著屋內的一切。

放眼望去，斑駁的灰泥牆壁，紙糊的窗子，半舊的厚重箱籠，矮桌高櫃，銅鏡妝匣，蠟燭油燈……

就算是鄉下農家，也該有一兩樣塑膠製品，然而屋內的擺設沒有一樣屬於現代，令她愈看愈感到驚慌。

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若有似無的血腥味，喚醒她的記憶，她記得耳邊不斷響起呼喊聲，身上傳來撕裂的痛感，還有嬰兒的哭聲……

她……她這是到哪裡了？

一種很不好的預感籠罩著她，顧不得身體的疼痛，她掀開被子便要下床，看清楚自己究竟身在何處。

就在她腳要踏到地面的當下，緊掩的門扇被推了開來，緊接著一記如釋重負的哭聲傳來，「夫人，您終於醒了，您再不醒，老奴都……」

池輕歌看著手中抱著襁褓中的嬰兒，穿著只有在電視劇裡會出現的古代服飾的婦人，她整個人傻了。

「夫人，您還在坐月子，千萬別下地。」蘇嬤嬤趕緊將嬰兒放到床上，扶著她躺

回去。

「妳……我……」若是沒有猜錯，她穿越了。

「夫人，您昏迷了五天，定餓了吧，大夫說了，您醒來後最好先喝點米湯墊墊胃，待腸胃舒服了再吃點其他吃食。」蘇嬤嬤一邊說著，一邊替她將被子掩得嚴實。

「我……妳是……」池輕歌壓下心頭的震撼與慌張，不知怎麼開口。

這時蘇嬤嬤才察覺到不對勁，「您怎麼了？是不是哪裡不舒服？」

「妳……是誰？」她艱澀的問道。

蘇嬤嬤難以置信地瞪大眼睛，「老奴是蘇氏，是您的奶娘啊！」

「奶娘……」

「是的，夫人您怎麼了？您怎麼不認得老奴了！」

「我……忘了……」

「忘了？您說您忘了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全部忘了，我不記得妳了……」

池輕歌根本還來不及弄清楚整件事情，蘇嬤嬤就進來了，讓她根本不知道怎麼回答對方的問話，只能用忘了兩個字帶過。

「您不認得老奴了？那、那您……您還記得小公子嗎？您歷經九死一生才生下的小公子！」蘇嬤嬤臉色頓時發白，焦急的問道。

「我生下了孩子？我只記得全身跟撕裂了一樣，後來就什麼都不記得了……」她茫然地看著蘇嬤嬤。

「我的老天爺啊……夫人，您怎麼這麼命苦啊，小公子才剛生下，您就忘記他了……」蘇嬤嬤的眼淚瞬間掉了出來，心疼的哭泣。

「奶娘，事情已經發生，妳也別難過了，跟我說說我的過去吧。」池輕歌很快冷靜下來，藉這機會讓蘇嬤嬤同她說說原主的生平。

「好，夫人，您想知道什麼，老奴都跟您說。」蘇嬤嬤用手背抹去淚水，打起精神看著池輕歌。

「我是誰？還有我丈夫是誰？怎麼都沒有看到他？」

既然知道這身子已經嫁人生子，那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丈夫是誰，沒有感情的婚姻她是不可能接受的。

「夫人，三皇子並不知道您懷了身孕……」蘇嬤嬤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將原主過去的點滴，還有為何嫁給三皇子，到她們躲到鄉下偷偷生子的原因，一五一十全告訴她，「……夫人，大致上就是這樣，您還有什麼想知道的？」

原來她穿越到了一個叫做麒麟國的古國，巧的是，原主改名換姓，將本名池卿珂改成池輕歌，剛好跟她前世的名字一模一樣。

池輕歌幽幽看著蘇嬤嬤，搖頭，「暫時沒有了，若是我想知道什麼，再問奶娘妳吧。」又道：「奶娘，我餓了，有吃的嗎？」

「有，有，您別動，先用米湯墊胃，等身子稍微恢復了，老奴再燉雞湯給您補身子。」蘇嬤嬤一陣風似的往外走去。

池輕歌側過臉看著身旁熟睡的小嬰兒，心頭有說不出的複雜。她從未談過戀愛，

一朝穿越卻成了一個小嬰兒的娘，這衝擊還真不是普通的大啊！

她卻也忍不住替原主感到心疼。

春天宮宴時，皇帝為尚未婚配的皇子們選妃，下令五品以上官員需偕同家中十五歲以上的女兒出席宮宴，已十六歲的原主只好跟著姊妹們一起入宮。

皇子正妃的娘家勢力十分重要，即使皇帝心中已經認定大皇子為繼承大統太子的人選，但只要一天沒有宣佈，眾皇子就都有機會，因此有心角逐大位的皇子無不拉攏著各方勢力，同時破壞其他皇子們的私下結盟。

正因為如此，原主成了這場角逐中的犧牲品。

各方面實力傑出的三皇子莫叡雋，是有野心的皇子們急欲拔除的眼中釘，因此一有機會，眾人便不會放過。

他一時失察，中了有心人的陰謀，與原主雙雙被下藥設計共處一室，發生了不該發生的事情，還被人抓姦在床。

原主是受害者，眾人卻不同情她，反而一個勁唾棄原主，朝堂上那些大臣更是一個個上摺子指責三皇子品行惡劣等等，兩人的名聲一落千丈。

皇帝為了挽救莫叡雋的聲譽，更要堵上所有大臣的嘴，於是下旨為兩人賜婚，硬生生拆散莫叡雋跟許綦兮這對鴛鴦，莫叡雋因此厭惡透了原主。

池輕歌真心覺得原主很無辜，而她自己也是。若是知道當一回好人會害自己穿越，說什麼她也不會替江嬸陪她媳婦上醫院生產。

她是農藝系的碩士生，趁暑假跟著教授們到大陸研習，研習的地方是個很偏僻的深山小農村。

那天下著大雨，平日幫他們洗衣煮飯的江嬸，她媳婦羊水突然破了，她急著叫兒子江平送媳婦到鎮上的醫院生產，卻不小心跌斷了腿。

一邊是媳婦要生產，一邊是母親跌斷腿，江平急得不得了，不知該照顧哪一邊。於是教授讓她一起上醫院，在江平陪著產婦生產時先照顧斷腿的江嬸。

一行人匆匆忙忙上車，可是天雨路滑，所搭的車不慎衝出山路掉入河谷，因為劇烈的衝擊，她在掉進水底的當下便沒了意識，再醒來時原主正好在生產。

她可是貨真價實的貴花大閨女，連個戀愛都沒談過，怎麼一朝穿越就成了孩子的娘了？嗚嗚嗚簡直想哭死。

就在池輕歌眼眶蓄滿淚水時，旁邊傳來了小嬰兒咿咿嗚嗚的聲音，她抹去眼淚轉頭看向小嬰兒，只見他正睜開眼睛對她咧嘴笑著，她頓時被這個便宜兒子給驚豔了。

老天爺，這孩子長得好漂亮啊，眼睛晶亮圓滾，眼尾微微上揚，配上可愛的小嘴巴和一對充滿福氣的耳朵，即使還沒長開，但她就是知道他日後肯定會是大帥哥一枚。

才剛出生就會對著她憨笑，是知道她就是娘親嗎？真是個小鬼靈精。

池輕歌吃力地坐起身子，抱過小嬰兒，看著他的笑容，心底柔軟成一片，食指輕柔的點著兒子的小下巴，愈看愈愛，愈看愈滿足。

想來他親爹應該長得不錯，否則生不出這麼可愛的孩子。可惜這孩子竟然一出生

就沒有爹疼……沒有爹……

忽地，她眼睛一亮，沒有爹，這是最好的結果啊，皆大歡喜！

她本就抗拒這身子有個丈夫，而三皇子那渣男也不待見原主，想來他大概以為原主已經死了，現在正摟著青梅竹馬卿卿我我，根本不知道原主不只沒死，還為他生下兒子。

不知道最好，這樣他不但不用費盡腦筋想辦法和離，日後也不會有人跟她搶兒子，兒子是她一個人的，真是太好了。

雖然對原主有些愧疚，但這份愧疚她會回報在兒子身上，加倍疼愛這小包子的。憑她的手藝，她不相信在古代不能過得風生水起，不能帶著兒子過上好生活。

第二章 皇上發佈的任務

四年後，宮中。

緊掩的御書房門扇被推了開來，一名頭髮半白的太監走了出來，恭敬的向前，對著正望著天空沉思的莫叡雋喚道：「奕王殿下，皇上請您進去。」

莫叡雋轉身道：「有勞了，福祿公公。」

「哪兒的話，奕王殿下您快進去吧，別讓皇上久等了。」

莫叡雋大步流星地進入肅穆的御書房，抱拳恭敬問候，「孩兒見過父皇，不知父皇召孩兒有何要事？」

皇帝從摺子堆中稍稍抬頭，睞了他一眼，指著一旁的太師椅，「雋兒，那邊隨意坐吧，你我父子無須如此拘謹。」

「謝父皇。」莫叡雋挑了皇帝右手邊的位子坐下。

他才入座，訓練有素的小太監立馬送上剛泡好的茶點瓜果，便飛快地退出御書房。皇帝放下手中的狼毫，將批閱完畢的奏摺闔上放到一旁，拿過溫度剛好的碧螺春呷了口，這才開口詢問：「雋兒，對於今日早朝許丞相的提議你有何看法？」

莫叡雋端過茶盞徐徐吹拂著冉冉上升的白煙，清雅的茶香瀰漫在鼻間，「父皇指的糧食欠收，許丞相推舉二哥南下籌糧這一事？」

去年麒麟國才剛結束與朱雀國持續五年的戰役，這一役雖然麒麟國戰勝，但也耗損了大量的人力跟財力，國內不只壯丁嚴重不足，加上前幾年發生飢荒，糧食嚴重短缺，已經沒有多餘的能力應付外敵。

北方的赤狄國對麒麟國一直虎視眈眈，但因先前發生內亂，無暇他顧，如今休養生息完畢，便打起如意算盤想坐收漁翁之利，打算趁機發動戰爭侵佔麒麟國國土，這兩個月來已經悄悄在邊關聚集兵馬。

麒麟國從皇帝到朝臣自然是不敢大意，然而即使這兩年南方的收成逐漸恢復，仍然無法供應全國，大部分的百姓還是處在飢餓狀態，若戰爭真的爆發，糧食短缺的麒麟國必敗。

眼看戰事一觸即發，由誰掛帥領軍，由誰籌糧，成為最近朝堂上爭議最嚴重的話題，各個皇子皆有擁戴人馬，每每只要提及此事，各方人馬就會吵得不可開交。直到今早丞相許國勇以戰爭在即為由，提出由二皇子莫叡馳南下籌措軍糧。

據農政官的考察，今年南方的作物收成形勢不錯，即使無法豐收，也絕對可以供

應前方大軍，而許國勇的門生又多在南方，只要他一聲令下，那些門生定會全力支持為莫叡馳籌糧。

這提議瞬間引起各方人馬的怒火，眼看南方即將收成，這可以說是以逸待勞的好差事，怎麼能夠便宜了莫叡馳。

只要他順利完成任務，不僅可以以此功要求掛帥領兵，更能為他的功績再添上一筆，讓他更加順利入主東宮。

瞧莫叡雋那淡定閒適，一副事不關己模樣，皇帝眉頭忍不住微蹙，「朕想聽聽你的看法。」

莫叡雋自鼻腔發出一記略帶輕蔑的哼聲，「許丞相這是司馬昭之心。」

「叡馳的能力與你不相上下，又是許丞相的女婿，他自然是內舉不避親推舉你二哥，若是你二哥沒有那個能力，相信許丞相也不會推舉他。」

「推舉一名皇子南下向那些糧商募糧，既可以得到威望名聲，又能為父皇您解憂，許丞相的這個法子不錯，可惜他私心太重，二哥不是一個合適的人選。」

「他不適合，那你認為誰才適合？」

他雖然身為皇帝，卻也是個父親，對於幾個寄予厚望的兒子們自然十分了解。

二兒子能力不錯，但生性高傲了些，派他前去募糧，恐會擺出皇子派頭得罪人。

「沒有。」

皇帝嘴角劇烈一抽，「你難道想將這機會平白讓給你二哥？你可知道朝廷局勢瞬息萬變，一輕忽，追逐的目標恐怕就會拱手讓人。」

麒麟國立賢不立嫡，想當初皇帝已經決定立生性敦厚的大皇子莫叡韜為太子，那是他的第一個孩子，自是寄予厚望。

莫叡韜一路走來按部就班循規蹈矩，不犯大錯，且頗得百姓愛戴，在民間有一定聲望。

既然對外有已經封為奕王的莫叡雋可安邦定國，那繼位的莫叡韜只要不出差錯，百姓們便可以繼續擁有安居樂業平安日子。

可皇帝美好的理想，卻在打算立莫叡韜為太子時被打破，莫叡韜狩獵時出了意外命喪圍場，屍體抬回宮時已面目全非。

仵作、御醫驗屍後一致作出大皇子是被猛獸襲擊致命的判斷，一切看似毫無破綻，但皇帝心裡卻對這結果存疑。

他心裡清楚，大兒子生性沉穩，不可能見獵心喜獨自一人衝至林子裡。仁厚的他一向用人不疑，特別信任身邊的人，很有可能是身邊的人引著他進入林子，他才會發生意外。

但這一切都是皇帝的揣測，所有的證據與調查結果，皆顯示是莫叡韜不聽勸阻一馬當先衝入林子裡，才被猛獸襲擊而亡。

皇帝暗中派出暗衛隱密調查，調查結果卻跟仵作、御醫以及刑部這三方呈上來的大致一樣。

即使他憤怒又悲悽，卻也不得不接受莫叡韜遭到野獸攻擊身亡的事實，只能打起精神強忍悲痛重新挑選繼位人選。

沒了莫叡韜擋在前頭，這時，其他皇子們的野心一個個跑出來了，除了莫叡雋外，幾個皇子都抱著誓在必得的決心，不管是明爭還是暗鬥，總是激烈交鋒。

莫叡韜是因為城府不夠深沉，心機太淺，對身邊的人太過信任才會發生這等憾事，因此皇帝痛定思痛，決定狠下心來改變策略，讓皇子們各自競爭，磨礪他們成為一名合格的繼任者。

那些暗中的陷害他看在眼裡，偶而敲打他們不許太過分鬧出人命，只要不死人，他都可以睜一眼閉一眼。

當年他也是這麼登上帝位的，本不想讓兒子們跟他一樣，踩著兄弟們的屍體坐上這個位置，但最終還是走向了這一步。

他的繼承人必須是有辦法大破大立之人，能帶領國家突破重圍走向富強，有勇有謀，而不是一個沒有城府眼光謀略，只想安居守成的無用之人。

這些日子來，經過一番思考以及暗中觀察後，他最看好的便是老二莫叡馳跟老三莫叡雋。

老三文韜武略，通盤謀劃皆在其他兄弟之上，更有能力駕馭全局。只可惜還是有不足之處，便是他的母族太弱，一點也幫不上忙。

老二能力也不差，但他心胸較為狹隘，忌妒心強，性格與老三比起來差太多，日後若是老二繼承皇位，他下面的這些弟弟們恐怕……沒有好果子吃。

然而老二有強勁的母族及岳家為後盾，老三在這點上輸老二太多，即使日後成為皇帝，背後沒有強而有力的後盾支持，也是孤掌難鳴。

至於老四與老五成不了氣候，已被排除在太子人選之外，但他們不妨礙成為老二跟老三的試煉石。

「獨厚一人畢竟是不公平的，孩兒提議，不如公平競爭，更能杜悠悠眾口，朝堂上也才能安靜些。」莫叡雋一邊呷著茶湯一邊提議，「相信許丞相也不好反駁。」

「公平競爭？」

「是的，公平競爭，這才能看得出皇子們的能力，也正好給父皇一個考驗我們的機會，不是嗎，父皇？」莫叡雋勾了勾一邊嘴角。

許國勇那個老狐狸一心一意想將二皇兄送進東宮，坐上太子之位，但那也得看他同不同意。即使他沒有強力的母族為後盾，可憑著赫赫戰功，也能將自己送上太子之位。

既然許國勇力排眾議力挺二皇兄，那就讓他來攬亂這一池水，將所有兄弟都一起拉下水，看最後笑的人是誰。

「公平競爭對你可是很不利的，你難道沒有想過自己即將面臨的困境？」許國勇的門生幾乎遍佈南方。

「若是孩兒可以完成父皇交辦的任務，那不也表示孩兒的能力在兄弟們之上？」

「說的也是！」皇帝若有所思的撫著修剪整齊的鬍鬚，「你的提議朕會仔細考慮的，此外還有一事。」

「父皇還有何事？」

「最近有不少傳言，說你因為對你二嫂餘情未了，因此常常無故針對你二皇兄，

你有什麼要為自己辯解的？」

「胡扯！」莫叡雋瞬間變臉，「無稽之談！」

「你連上了幾道摺子，全是關於你二皇兄的，讓人不這般聯想也難。」皇帝挑出他寫的摺子，讓福祿公公拿過去給他。

「二皇兄辦事不力，還不許他人指出？」

「朕已派人查過，全是他手下之過，他受了無妄之災。」

莫叡雋譏笑，「父皇相信？」

「朕自認還算是位明君，誰是誰非看得很清楚。雋兒，這朝堂就好比一潭池水，水至清則無魚，這道理相信你很明白。」

「您究竟想跟孩兒說什麼？」莫叡雋拿了塊綠豆糕，慢條斯理地咬著。

「你對二皇子妃——」

「絕對不是父皇所想的那樣！」未等皇帝說完，莫叡雋嚴厲駁斥，「早在許綦兮嫁給二皇兄當下，孩兒便將所有情感收盡，對她絕對不會有任何不該有的想法。」

「孩兒在戰場出生入死這四年，早將情愛拋之腦後，甚至覺得當年所謂的男女之情可笑幼稚，曾經的那些情誼像是兒時的過家家，只是認為理所當然應該在一起，根本稱不上感情，父皇您完全無須擔心這些。」

當初莫叡雋欲娶許綦兮為平妻，被許國勇拒絕，直言他的女兒不可能跟別人平起平坐。

翌日，許國勇卻進宮請求皇帝下旨賜婚，將許綦兮許配給莫叡馳。

那時莫叡馳還未出意外，但朝堂上有些派系問題，皇帝為了平衡派系，同意下旨賜婚。

原本應該是自己妻子的女人，卻嫁給自己胞兄，不管兩人是否有感情，這麼做這無疑是狠打莫叡雋的臉，正巧邊關戰事告急，他索性請旨奔赴戰場。

一去三年，直到去年打了勝仗班師回朝，皇帝封莫叡雋為奕王，他成為所有兄弟中第一個封王的人。

皇帝聽他這麼說，心下鬆了口氣，「那就好，朕就擔心……」

「父皇，什麼事情該做，什麼事情不該做，孩兒很清楚。」莫叡雋語氣嚴肅地表明。

「既然如此，想堵住悠悠之口，就將你的王妃接回來吧，只要將她接回，那些傳言便會不攻自破。」

「王妃？」他愣怔了下，這才想起自己有一個王妃。

「叡雋，你已成家，也該有自己的孩子。當年的事情，池氏是無辜的，以你的聰明睿智，相信你很清楚她也是被人設計的。現在你回來近一年了，總不能一直將自己的王妃放在別院。」

莫叡雋神情瞬間沉肅，不語。

「父皇知道你對當年的賜婚心中多少有怨，因此並未多做過問，但你們兩人已是夫妻，應該試著相處，若是真的無法接受，父皇同意你另外迎娶平妻抑或是休了她。不過這些建議都必須在你將人接回之後才可以進行，若是奕王妃不在奕王府

時你便做那些事，對你的名聲總是不好，甚至日後可能成為他人攻擊你的理由。」
莫叡雋還是沒有說話。

那女人，他的王妃，是他此生唯一的污點，五年過去了，依舊有人拿這事說事，因此即使父皇說的都對，但他依舊放不下這個心結。

看出他的不甘，皇帝再下重話，「家務事不處理好，如何處理國事？聽父皇的話，先將你的王妃接回，任何不利於你的謠言都會不攻自破，這也是朕想看到的。」
莫叡雋袖下的拳頭緊了緊，片刻後像是想通了，點頭，「孩兒知道了，父皇。」

「很好，朕相信你不會讓朕失望的。」

翌日，一道聖旨下來，命二皇子、三皇子、四皇子、五皇子南下籌糧，並聲明不許利用自身權勢身分讓糧商資助大軍。

誰能夠率先在兩個半月內籌得五十萬石糧食，就由誰掛帥。

這道旨意下來，除了莫叡雋外，其他皇子都開心得快瘋了，因為一旦掛帥獲得功績，那誰就能入主東宮。

現在只差一張門票，幾個有心問鼎東宮寶座的皇子們無不激動萬分。

奕王府，書房。

莫叡雋坐在案桌前，撐著一邊下顎，眼眸微斂睨著桌上那道黃澄澄的聖旨，他維持這個姿勢已經足足有兩刻鐘之久。

身為莫叡雋的幕僚兼好友，白千帆忍不住雙臂環胸歪頭看著陷入沉思的他。

又過了小半晌，莫叡雋隱約間感受到一道詭異的眸光，這才回過神，擰著眉頭，「千帆，你吃飽撐著？盯著本王做什麼？若是沒事，去把今早收到的情報整理好。」

「不是在下吃飽沒事，而是你遇上什麼難事了？」白千帆將垂落額前的長髮撩至腦後，走向前，「你看著這道聖旨足足有兩刻鐘之久，皇上這次交付的任務有這麼難辦？」

「五十萬石糧食，這只是其一，還有一件令本王頭疼的事情。」

「皇上私下給你任務了？」白千帆拿過聖旨仔細看著裡頭書寫的內容。

莫叡雋沉沉點頭，「父皇讓本王將池氏接回王府。」

「池氏？」白千帆一頭霧水，腦子裡沒有任何有關池氏的資料。

「本王的王妃池氏。」莫叡雋不甚情願地提起。

「你的王妃！」白千帆驚呼，接收到莫叡雋那冷如冰霜的瞪視，突然有什麼東西閃進腦中，「啊，啊，想起來了，在下想起來了，當年……當年你還是三皇子時就已經迎娶正妃了，好像是池家的姑娘，叫……叫……池卿珂，對，奕王妃的閨名就叫池……」

白千帆還想說下去，但是看到莫叡雋臉色愈來愈難看，連忙住嘴，「在下失禮了，不該直呼王妃的名字，你生氣也是應該的。」

「與你無關，本王只是糾結。」

「有什麼糾結的地方，你不妨提出來，也好讓我這個狗頭軍師替你參詳參詳。」白千帆一臉興味的瞅著他，像是要打聽八卦似的。

莫叡雋瞪了他一眼，白千帆忙收起看好戲的心情，一本正經的在他面前站好。他語氣裡帶著一絲不滿，「本王回京近一年，遲遲未將池氏接回，因而落人口實。父皇讓本王先處理好家務事再處理國事，若是不將池氏接回，即使本王完成父皇的試煉，恐怕那個位置也不會落到本王身上。」

白千帆道：「你若是因此錯過那位置，就真的太便宜某個小人了。」

「現在最大問題是池氏。」

「她能有什麼問題，把人接回來不就得了，這有什麼好煩惱的？」

「她並不是本王想娶的女人。」

「難道到現在你還想著許——」綦兮。

「閉嘴，跟她沒有任何關係！」

「那你為何不想接回自己的妻子？」

「本王不想看到在本王身上添上污點的女人。」即使多年過去，每每想到被設計的事，心頭那股鬱悶與怒氣依舊無法消散。

「這還不簡單，把人接回來，讓她在院子裡過好自己的日子，沒事不要到你面前晃悠不就得了。」這又什麼好糾結的，真搞不懂他。

「這麼簡單的法子本王豈會不知道，本王就是心裡不舒服！」莫叡雋又橫了他一眼。

他機智敏銳，在眾兄弟中一直是佼佼者，警覺心一向很強的他竟會著了道，成了兄弟們嘲笑的對象，生性傲然的他自然吞不下這口氣。

「東宮之位跟一個惹你心厭卻微不足道的女人，哪一個重要？在下可是要提醒你，要是某人日後當了皇帝，你可就得準備把脖子洗乾淨！」

「不需要你提醒本王。」莫叡雋橫他一眼後，對著外頭喊道：「來人，去請周管事過來！」

「這才對咩，一個女人而已，何苦為此跟自己的未來過不去，有朝一日達成心願，一個女人還不好處理嗎？」白千帆扭了扭脖子，鬆口氣道。

不一會兒，一名穿著藏藍色直裾，五官消瘦，留著山羊鬍的老者進入，抱拳，「王爺，您找老奴，不知有何吩咐？」

「馬上派人前往崇樺縣別院將王妃接回。」

這命令一下，周管事頓時有些發懵。

「怎麼，還要本王說第二次？」

周管事回神，搖頭，「是，老奴即刻派人前往崇樺縣的別院將王妃接回。」要不是王爺提醒，還真的忘了有王妃這一事。

「去吧，本王還有要事要與千帆商議。」

「是，老奴告退。」

本以為已經沒有自己的事，早坐到一旁品茗吃茶點的白千帆怔了下，「還有事？」

莫叡雋看周管事已經退出書房，這才開口詢問：「日前本王要你調查水稻的事情，調查得如何？」

約莫兩個月前，他接到線報，說南方有人種植出二期水稻，一年能夠生產兩季，這消息震撼了他。

若能提高糧食產量，這樣大部分的人民及保衛國家的士兵們，就不必再忍受飢餓之苦，因此他便命白千帆即刻派人到南方調查這事真偽。

「唷，你說一年兩期水稻的事情，查了！」白千帆連忙放下手中茶盞，一改方才吊兒郎當的態度，正經的將自己與手下調查到的消息告訴他，「這事不是傳言，只是這事很隱密，知道的人很少。這二期水稻經過兩年的試種，去年才收割成功，今年春天大面積拓展栽種，收成頗豐，想來秋糧收成定也不差。」

莫叡雋眼睛一亮，「那你有收購到那些糧食嗎？」

說到這裡，白千帆一臉愁苦的看著他，「沒有。栽種二期水稻的農地在一名姓車名亟的男子名下，有趣的是，他將名下的農地全部交由一名住在梅平縣的寡婦代為管理，從不親自處理事情，似乎沒人見過他。而田中出產的糧食，全被南方一名神祕的糧商包下，那名神祕糧商跟車亟一樣，從不出面，暫時查不到詳情。」

莫叡雋眉頭微蹙，「所以唯一找得到的，是那名寡婦？」

「根據調查，那名寡婦沒什麼問題，就是單純幫忙跑腿賺點佣金之類的。」白千帆回想著報告上的資料，「至於田地種的作物，她都是聽從車亟的指示指揮佃農們耕種。」

莫叡雋那對好看的濃眉微擰，「調查不到車亟跟那糧商的任何一點資料？背景乾淨的人通常很有問題。說吧，還有什麼有關那寡婦的資料？」

「她丈夫當兵作戰過世，有一個四歲兒子是遺腹子。她靠著販賣叫什麼罐頭之類的食品發了筆橫財，然後又蓋了什麼大棚，專賣冬天蔬果。」

「罐頭，大棚？」

「是的，聽說罐頭裡裝著泡在糖水中的水果，可以保持很久。還有冬天種蔬果，也不知道是用什麼法子做成，有不少人想模仿，卻沒有人成功。」白千帆點頭，「這兩樣東西，就是連號稱百曉生的我都沒見過，不過在當地卻是小有名氣。」

「如今想跟那糧商或是地主搭上線，恐怕只能從那寡婦身邊下手。」

「那……」

「前去一探究竟，不就清楚了。」

第三章 小包子忽失蹤

又到了縣城每個月一次的大趕集，這日頭才剛出來，梅平縣的城門外就已經擠滿了等著進城的人。

有的是準備進城採購的百姓，有的是扛著貨物準備做生意的商販，他們身旁還有各式各樣的交通工具。

這些人全排成一排站在城門前，準備檢驗身分，繳交入城費用。

池輕歌摟著白白嫩嫩，像顆剛蒸熟的小包子的池御風，看著馬車外的風景。

「娘，怎麼大家都不動呢？」池御風睜著圓滾滾的大眼睛，看著城門邊那棵搭著

棚子的大樹，還有坐在樹下聊天喝茶的人們。

「因為大家在等著繳費進城。」

「繳費？」

「是的，凡是是要進城，不管是人還是車，都必須繳費。」池輕歌指著前面擺起桌子椅子還有一應檢查工具的官兵，「把銀子交給前面那幾位兵爺，拿了收據才可以進城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娘，我們該繳多少銀子才能進城？若是要繳很多，風哥兒就不進去了，替娘親省銀子。」

池輕歌輕笑了聲，對著兒子那嫩得像豆腐的臉蛋兒用力的親了一下，「娘身上有銀子，風哥兒不用擔心，放心地跟娘進城吧。」

兒子是她貼心的小棉襖，什麼都好，就是小氣了點，不只會謙食，更是個小財迷，小小年紀就對數字特別敏感，大人別想從他手上騙到一文錢，這會兒聽到進城要銀子，他又心疼了。

四年前她痛得死去活來才生下的嬰孩，取名池御風。

即使當年她內心有諸多的不平，但隨著小包子愈來愈大，她的內心早被池御風這可愛粉嫩的模樣填滿，母子兩人感情好到不可思議。

這些年雖然她忙著種植改良水稻、果物、蔬菜，還要做生意，但她一直將兒子帶在身邊，不假手他人，唯有進縣城做生意時，擔心拐騙小孩的拐子很多，才會將他交給奶娘照顧，因此他一直未來過縣城。

如今風哥兒已經大了，別看他長得粉嫩可愛，實則是個古靈精怪的，而且有一定的警覺與判斷能力，若是看他年紀小想騙他，只有被他賣的分，因此她才決定帶他一起進城。

小包子皺緊眉頭將她的臉推開，一臉嫌棄，但他那雙眼睛裡卻寫滿開心，「娘親，我已經是男子漢了，您怎麼可以親我，被看到會被笑的。」

「娘親親你，你開心得嘴角都快咧到耳後了。」她寵溺的刮了刮他圓嘟嘟的臉頰。

「還嫌棄，真是個口是心非的小傢伙。」

這性子也不曉得像了誰，反正絕對不是像她，就不知道究竟是像原主，還是像他那個渣爹了？

「亂講，哪有！」池御風氣呼呼的嘟著小嘴反駁。

「好了，沒有，沒有，娘不逗你了，要進城了。」她將小包子摟進懷中，又在他額頭上親了下安撫他。

馬車緩緩駛進城門，進入繁華的梅平縣。

池御風安穩地坐在娘親的懷抱中，睜著大眼睛好奇的看著窗外鱗次櫛比的屋宇，各式各樣的商鋪，街道兩旁絡繹不絕的人潮，以及大聲吆喝販賣著商品的攤販。

「娘親，縣城看起來比我們鎮上的趕集還要熱鬧耶。」池御風第一次來到縣城，對這鮮活的一切都感覺到新鮮。

「那當然了，這裡是縣城，肯定比我們鎮上的市集還要熱鬧幾十倍。」

池御風點點頭。

「風哥兒。」池輕歌溫柔地輕聲喚著他。

他抬頭望著娘親，「娘，什麼事情？」

「一會兒娘親要到鋪子裡跟徐掌櫃討論這次的收成，你必須乖乖地待在娘親身邊，不可以像在我們村裡一樣亂跑，知道嗎？」她不放心的耳提面命一番。

「我知道，娘親，縣城裡拐子多，我長得這麼人見人愛，是拐子眼中的肥羊，所以不能亂跑，免得被抓走。」他邊說邊歪頭捧著小臉蛋。

「你這小鬼靈精，記住娘說的。」兒子不管做什麼表情與動作，總是這麼可愛，簡直快將她的心給融化，她忍不住又抱著他用力的親了兩下，這才放過兒子。約莫過了半盞茶時間，馬車來到四季雜糧行。

四季雜糧行是池輕歌的產業之一，專門銷售五穀雜糧，冬日還會販售蔬果，並兼賣雜貨以及自家生產的產品，例如各類水果罐頭與蜜餞，生意相當不錯，尤其是冬日販售的新鮮蔬果，購買人潮簡直可以用搶的來形容，往往店門還未打開，外頭已經有一堆人排隊等著購買。

她成功栽培出春秋兩期水稻，從去年開始逐漸替她賺了不少身家，今日特地上縣城一趟，是為了跟四季雜糧行的徐掌櫃討論，秋收即將到來，屆時米糧是否降價，便宜賣給百姓也算是做功德一件。

馬車才剛停好，徐掌櫃已經站到馬車邊，親自為他們開門，「池娘子，小公子，歡迎，今日怎麼有空過來？」

「徐掌櫃，我今日是代替慕夏來跟你討論秋收的事情。」她直接將來意說出。

慕夏是她跟蘇嬤嬤的救命恩人，更是她的老鄉。

當年蘇嬤嬤帶著原主跳水逃生，被乘船雲遊四海的慕夏所救，之後他還護送她們前往安豐鎮落腳。

她生下小包子後一年，慕夏帶著大包小包前來探望她，問起她日後的打算，那時她已經開始製作罐頭。

當聽到罐頭兩字時，慕夏頓時瞪大眼睛激動地喊著，「老鄉啊！」

一聽到老鄉兩字，她也怔住了，下意識地說著台灣國語，「童鞋。」

「毛爺爺！」

「孫中山！」

「人民幣！」

「新台幣！」

兩人都震撼了，沒有想到竟然有除了自己以外的穿越人士，真是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，差點就抱頭痛哭。

慕夏前世是個導遊，遇到了飛機失事，來到麒麟國成為世家公子，因為受不了古代那條條框框的規矩，索性在一次與家人大吵一番後，帶著私房錢離家出走，周遊列國雲遊四海。

池輕歌問了慕夏今後的打算，慕夏說原本他打算一路玩到掛，但現在有她這個老鄉在，也算有個精神寄託，於是她便提出，請慕夏每到一個新地方便替她收集稻穀以及各種果樹的種子。

他欣然答應，想著她是女人，又帶著孩子，不適合到處跑，便表示能沿路幫她推銷罐頭生意。

慕夏一邊遊玩一邊推銷，沒想到罐頭大受歡迎，不少人專程來到梅平縣向池輕歌收購罐頭，得知她冬日還能種出新鮮蔬果，又跟她大量採買。

只是她所住的地方靠近山區，交通不是很方便，為了讓前來採購的商家方便取貨，兩人合資開了間雜糧行。

他們生意愈做愈大，在古代女人出面做生意不方便，加上為了池御風的安全，於是池輕歌給自己買了一個假身分，用車亟這名字和慕夏合開了更多間雜糧行。

這兩年她將所賺到的銀子全用車亟的名字買地、買莊子，大量投入到種植二期水稻中，靠著這一切，她賺得鉢滿盆滿。

雖然凡事都是她親自打理，但對外一律說她只是負責幫忙看管或是傳話，不負責決策，凡是需要買糧，都必須藉由信件轉告慕夏，她不接手買賣。

多次下來，不只是名下雜糧行的管事們相信，連前來洽談合作的商戶們也都認為她只是名雇於慕夏跟車亟的寡婦。

「池娘子，我們裡邊談吧，東家來信讓我跟您討論即可。」徐掌櫃做出請的手勢，同時吆喝著裡頭的夥計，「大樹，快準備糕點跟雪花糖，小公子可是第一次來，別怠慢了。」

池御風一邊牽著娘親的手，一邊四處張望附近的街景，看到有個人肩上扛著紮得嚴實的稻草，上頭插著一串串色澤鮮豔的東西，便指著那人問道：「娘，那個稻草上頭插著一串一串紅色的東西，就是糖葫蘆吧？」

池輕歌順著他小手所指的方向看去：「是啊，風哥兒，那就是糖葫蘆，你想吃？」她一向不太贊成小朋友吃太多糖，因此家裡幾乎沒有備上太多糕餅糖果，最多就是用水果製成水果乾。

他皺著眉頭思考。

「呵呵呵，小孩子沒有一個抵抗得了糖葫蘆的吸引的，大樹，快，去買幾串糖葫蘆給小公子嚐嚐。」徐掌櫃連忙自衣袖裡掏出幾個銅板，交代夥計趕緊追上去買糖葫蘆。

「別，不用，徐掌櫃。」

「池娘子，您別跟我客氣。」徐掌櫃撮著手示意大樹趕緊去將糖葫蘆買回來。

「讓徐掌櫃破費了。」

「小錢而已，算我一點心意。」徐掌櫃領著他們母子進入鋪子裡。

不一會兒，大樹拿了三串糖葫蘆，上氣不接下氣的跑了回來，「小公子，給。」

小包子接過糖葫蘆，道：「謝謝大樹哥哥，謝謝徐掌櫃。」

「小公子客氣了……」大樹靦腆的回應。

「小公子真有禮貌啊。」徐掌櫃呵呵笑著稱讚他。

「應當的。」池輕歌認同的點了下頭後，「風哥兒，小心吃，這黏在衣服上可是很不好清洗的。」

「我知道，娘。」池御風這才伸出舌頭舔了舔酸酸甜甜的糖葫蘆。

池輕歌牽著小包子，要往專門用來談事情的雅間走去。

小包子突然扯了下她的手，「娘，我可不可以待在外面？我想看看街上，我保證會乖乖地待在鋪子裡，絕對不會亂跑。」

「這……」

「池娘子，若是您不放心，就讓小公子待在小花廳，小花廳有個窗子可以看到外邊的情況。」徐掌櫃伸手指了下。

兩人順著徐掌櫃的手往小花廳望去，的確有個小窗，外邊還有柵欄圍著，外人是無法輕易進入的。

池御風眼睛瞬間一亮，扯著池輕歌的衣袖央求，「娘，就讓我待在小花廳，你們大人談生意可無趣了，讓我待在小花廳看外頭的熱鬧。」

她只好點頭答應，「那好吧，風哥兒，你得乖乖在花廳，不可以跑出去，更不可以去打擾大樹哥哥招呼客人知道嗎？」

「放心吧，娘。」他拿著糖葫蘆往小花廳跑去，一溜煙爬坐到放在窗邊的太師椅上。

「大樹，你拿些糕點水果過去，給小公子準備茶水。」徐掌櫃連忙交代一番，「對了，將昨天剛進的芙蓉糕、棗糕還有松子糖、芝麻糖、牛皮糖都拿來讓小公子嚐嚐。」

不一會兒，池御風旁邊的几案上便擺了各式各樣的點心。

池輕歌確定兒子不會有問題，這才跟徐掌櫃前往雅間。

池御風人小，大樹特地拿了厚厚的坐墊給他墊著，讓他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街景，他就跪趴在窗邊睜著骨碌碌的大眼睛，一邊咬著糖葫蘆，一邊看著外頭。

想到娘親總不讓他吃糖，他偷偷塞了一把松子糖到身上的小布包裡，再看向外頭時，他似是發現什麼，睜大眼整個人向窗邊貼去，圓滾滾的眼珠子轉了轉後，一溜煙滑下椅子，便往外頭跑去。

他站在四季雜糧行外左右張望，終於又看到方才那人，他不假思索地追了上去，將稍早對母親的保證完全拋諸腦後。

由於大樹正忙著招呼客人，加上池御風個子小，因此大樹並未發現他跑出鋪子。池御風邁開小短腿，緊追著前面那個腳步匆忙，身後背著一個大竹簍，留著一臉雜亂鬍鬚的男子，但是他好像不想讓那男人發現似的，不時躲到路中間的小攤販後。

不過是個孩子，那男子並未注意到池御風，他彎彎繞繞，來到小巷子裡一間看起來十分蕭瑟的宅子前，左右張望了下，確定周遭沒有人後，這才朝門板敲著暗號。池御風躲在巷口那輛壞掉的三輪車下，看著男子進入宅子後，這才小心翼翼的爬出來，往那宅子的方向走去。

他嘗試推了推門，發現宅子從裡頭上了門，正洩氣地往回走，卻發現那宅子的圍牆有個破洞被人用塊木板擋了起來。

蹲下身子抬手推了下，沒想到那塊木板竟然只是虛掩，他勾勾嘴角，隨即彎下小身板從那個小洞鑽了進去。

約莫兩刻鐘後，池輕歌同徐掌櫃討論出方針。

她看了下，發現時間不早了，今日到縣城來還有一些物品要採購，因此拒絕了徐掌櫃的午膳邀請，打算帶著小包子前去購物。

只是當他們來到小花廳，卻發現裡頭沒有半個人影，池輕歌跟徐掌櫃臉色瞬間大變，不約而同驚呼，「風哥兒（小公子）人呢？」

徐掌櫃立馬衝到鋪子上，將整間鋪子查看了一遍，卻怎麼也沒有看池御風，連忙對剛替客人將貨物搬上牛車，正在往回走的大樹大喊，「大樹，小公子呢？」

大樹愣怔了下，指向花廳，「小公子？小公子不是在花廳裡？」

「小公子不見了，你難道不知道？」徐掌櫃急得大吼。

「方才來了一批客人，我忙著招呼，並未見到小公子……」大樹臉色瞬間刷白。

「快去找，小公子要是出了什麼事情，你也別做了！」徐掌櫃氣急敗壞地吼著，

「快，去後頭把阿財他們幾個叫出來，一起出去找小公子！」

池輕歌神色凝重地自小花廳走出來，站在鋪子門口仔細觀察了一番，指著地上的糖，看向另一邊街頭，「讓人往那方向去找，風哥兒應該是往那邊去了，你看，你們準備的松子糖掉在這地方。」

風哥兒雖然只有四歲，但生性聰明機靈，記性特好，一般人根本騙不倒他，但她還是擔心，路上若是遇上了對他有心思的歹人，他小短腿小胳膊的如何能夠逃得過？

徐掌櫃馬上對著鋪子裡其他夥計喊著，「你們幾個趕緊沿著這方向去找小公子。」不忘比劃一番，「小公子身穿水藍色袍子，大概這麼高，長得很可愛，對了，身上還背了一個小包。」

鋪子裡的夥計一窩蜂散了，四下前去尋找池御風。

他一臉愧疚的搓著手掌，「池娘子，我不知道該怎麼向妳表示我的愧疚……小公子在我掌管的鋪子裡丟失……」

「他會沒事的。」池輕歌故作鎮定，安撫幾乎要哭出來的徐掌櫃，嘴裡雖這樣說，但她心裡其實頗為慌張「徐掌櫃，你看著鋪子，我也出去找人，若是風哥兒自己回來，勞煩你先將他看好，派人去找我。」

「好的，好的，池娘子您放心，小公子若是回來了，我一定將他留住。」徐掌櫃連連點頭，同時叫住一名剛好經過門口，要去另一頭找人的夥計，「阿松，你陪池娘子去找小公子，要是發現了小公子也能讓人回來傳話或是找幫手。」

「還是徐掌櫃想得周到，阿松，我們往那條巷子去！」池輕歌指了一條按照方向最有可能過去的巷子，率先走去。

剛走進那條巷子不久，便瞧見巷子裡掉落了幾顆松子糖，她火速叫來阿松，「這松子糖是從風哥兒身上掉下來的，你趕快去找其他人，讓大家從這條巷子散開找人。」

「好的，池娘子，我即刻回去喊人。」